



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研究

■ DA XUE ZHI SHI
■ SHENG CHAN FANG SHI
■ YAN JIU

■ 王骥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4044043

G64
54

..... 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研究

■ DA XUE ZHI SHI
■ SHENG CHAN FANG SHI
■ YAN JIU

■ 王骥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G64
5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研究 / 王骥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5161 - 3071 - 1

I . ①大… II . ①王… III . ①高等学校—知识生产—研究
IV. ①G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865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丽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 文 域 名 :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125
插 页 2
字 数 229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是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学知识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0YJC880120)的研究成果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研究意义	(7)
第三节 文献综述	(8)
第四节 研究角度与方法	(26)
第二章 大学知识生产方式:概念基础与分析维度	(38)
第一节 知识的界说	(38)
第二节 生产方式理论	(51)
第三节 知识生产方式的特点、内容及结构	(56)
第四节 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特征	(73)
本章小结	(81)
第三章 大学知识生产方式演变的历史轨迹	(82)
第一节 “书斋型”的大学知识生产方式	(83)
第二节 “实验室型”的大学知识生产方式	(94)
第三节 “企业型”的大学知识生产方式	(113)
本章小结	(131)

第四章 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自组织演变机制	(134)
第一节 自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与大学知识		
生产方式	(135)
第二节 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自组织过程解析	(142)
第三节 大学知识生产方式演变的动力和动力机制	(162)
第四节 大学知识生产方式自组织演变的约束条件 与制约机制	(182)
本章小结	(192)
第五章 中国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与特征	(194)
第一节 中国大学知识生产方式演变的历史轨迹	(194)
第二节 中国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变特征	(221)
本章小结	(230)
第六章 中国大学知识生产的危机与变革	(232)
第一节 中国大学的知识生产危机及其表现	(233)
第二节 中国大学知识生产危机的实质	(237)
第三节 中国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路径	(253)
本章小结	(262)
第七章 结语	(264)
第一节 研究结论	(264)
第二节 研究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267)
参考文献	(272)
后记	(284)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大学是围绕高深知识开展工作的地方。正如普西所言：“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有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①

大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以及中国的先秦。在公元前 387 年，柏拉图创办了阿卡德米学园，当时学园就已经开始强调定义、几何以及其他深奥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问题的学习和研究。亚里士多德继承了师傅柏拉图的衣钵，在公元前 335 年创办了吕克昂学园，主持授业，并开展学术研究。作为现代大学起源的中世纪大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学者行会，它突出和追求的是学术的自由研究和知识的广泛传播，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人才培养只是其副产品。^②

^① [美] 约翰·S. 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 页。

^② 张应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8 页。

在近代，大学陷入危机，在整个欧洲，除了少数大学（苏格兰和北欧一些国家的大学）尚表现出一定的生机外，大部分的大学死气沉沉，作为“知识中心”已名存实亡。这种危机直到德国一些大学的改革尤其是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之后才得到改善。洪堡提出了著名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正如洪堡所言：“高等学校的一个独特特征是，它们把科学和学问设想为处理最终无穷无尽的任务——他们从事一个不停探究的过程。在高层次的教育中，教师不是为学生而存在；教师和学生都有正当的理由共同探求知识。”^① 德国大学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学的知识生产状况，极大地提高了大学生产知识的能力，从而使得德国一跃成为世界学术中心。美国人创造性地继承了德国人的做法：一方面，霍普金斯大学创立了研究生教育制度，进一步把大学知识生产制度化和专门化；另一方面，威斯康星大学借着《莫里尔法案》的颁布提出了“威斯康星思想”，使得大学知识生产实用化，成为整个社会生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知识的重要性开始显得越发突出，开始成为整个工业社会发展的基石。正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言：我们正进入一个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智力资本已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知识生产率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竞争的决定因素。^② 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大学承担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的生产知识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之下，如何获取更多的学术资源，如何更好地促进知识的产出成为当今天大学变革的主题。正如密西根大学前校长杜德

^① [美]伯顿·R.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王承绪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② 参见陈胜昌《知识经济读本》，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8页。

斯达所认为的：“通过学术研究产生新知识，这就是大学的生命所在。”^①

以上简单的回顾告诉我们，大学与知识生产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不管是出于“认识论”目的还是“政治论”目的，知识生产都是大学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把大学知识生产视为一种生产性活动，就必须考虑大学知识生产究竟是如何体现出来的？或者说是围绕什么变化的？又如何去解释大学知识生产从中世纪大学到当代大学出现的种种转变。

马克思在分析不同经济时代的关系时曾经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② 生产方式才是区别各个经济时代的标志。在马克思那里，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相对于生产力而言，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力得以展现的表达方式，生产方式表现并规定了生产力的外在实现程度；相对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言，生产方式是构成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得以建立的直接基础，更加直接地规定着并支撑着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形式与内容。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面貌，是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虽然马克思的理论主要是针对物质生产，但同样适用于对知识生产进行分析。因为知识生产也是一种生产活动，只不过是以生产知识为特征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特殊性的生产活动。同样

① [美] 詹姆斯·杜德斯达：《21世纪的大学》，刘彤、屈书杰、刘向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4页。

地，知识生产方式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是我们理解知识生产及其发展道路的关键。大学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知识生产机构，生产方式是大学知识生产活动的核心要素，对大学生产能力有决定性的影响。知识生产方式也是区分各个时代大学的标志。

事实上，大学知识生产方式并不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概念。学术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比如国家创新体系、产学研合作、创业型大学、学术规范、学术管理与评价甚至包括研究性学习在内的等这些看起来“不太相干”的研究已经从不同的视角为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绘制了多种多样的图像。当然这也毫不奇怪，有谁不关心大学怎样才能更好地生产出知识来呢？

但这些画像在揭示大学知识生产内在复杂性的同时，也存在着分裂和矛盾。不同的学科和专业探求的是它们自己独特的关注点，很少跨领域地提出和回答问题，几乎是各说各的。这些研究让我们在看到大学知识生产纷繁复杂的枝叶的同时却很难看清其主干是什么。因此，本文借用马克思生产方式的概念试图为大学知识生产找到一条主干，或者说找到一个聚焦点，从该角度去解析大学知识生产的演变及其背后的原因。

关注大学知识生产方式问题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对中国大学知识生产现实问题的忧思。当下的中国大学也许正面临着一场“知识生产的危机”：首要的表现就在于大学科学的研究的原创力变得非常低下。根据《2005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05 年国际上颇具影响的检索工具《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 共收录我国科技论文 153374 篇，比上一年增加了 42018 篇，论文数量排在美国、英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 4 位。虽然目前我国内地 SCI

论文总数居世界前列，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却只有 3.01 次，居世界第 124 位。“国家每年花费巨额资金投入科学研究，但真正的科技创新却严重不足。”^① 机械制造专家师汉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改革开放以后的）20 多年来，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没有做出过任何一项有价值的新概念、新体系、新方法。^② 社会科学的情况同样也不容乐观。以上所举虽然并不是专门针对大学而言，但显然也包含大学在内。伴随着学术原创力低下的现象就是大学知识生产上的急功近利与学术失范甚至是学术腐败的严重性^③，大学里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④。大学知识生产原创力的低下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次，大学创新人才培养严重匮乏。近年来，培养创新人才问题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大学怎样培养创新人才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众多的研究可以肯定地告诉我们，现行的大学教学模式不利于培养创新人才，诸如实践教学、教学与科研矛盾、教学管理制度等众多问题都涌现出来。在此背景之下，一些研究型大学为培养创新性人才开展了很多教学改革，比如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华中科技大学的“点团队”等。如果把教学也视为知识生产过程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当前大学不能培养创新性人才的原因到底何在？开展大学教学改革的依据又是为何？再次，大学知识生产不能有效服务社会。社会服务是大学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能有效检验大学知识生产的效果。虽然中国向来重视大

① 曹建文：《学术评价不能简单量化》，《光明日报》2006 年 11 月 20 日。

② 参见姚国华《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海天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94 页。

③ 张向东：《中国名校学术腐败批判》，《新闻周刊》2001 年 8 月 30 日。

④ 有人称这叫“学术大跃进”，见张鸣《曾经有过的高校大跃进》，<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2974>, 2007-01-23。

学知识生产要为社会服务，强调科学技术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但是大学知识生产成果的转化率明显太低。在中国大学，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在 6000 项至 8000 项之间，然而，其中真正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还不到十分之一。^①如果不考虑到社会需求的外部原因，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为什么在如此强调科技成果要为社会服务的导向之下，大学的科技成果还是不能为社会所用，其自身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上述种种问题表明，中国大学部分上已经丧失了知识生产的动力和活力，知识生产力低下也已经是一个共识。对于这个事关中国大学“生死存亡”的问题，众多学者从制度、文化、政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剖析，比如从制度层面上的研究，很多学者批判了当前的大学学术评价制度^②与学术管理制度；还比如文化层面的研究，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大学创造力不够的原因在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素质的缺乏，^③等等。中科院院士郝柏林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我国科学研究发展的关键问题，是生产关系束缚着生产力。”^④这些判断当然有道理，但是各个判断之间分散，缺乏相互的联系，难以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性的结论，仍然不能充分回答中国大学知识生产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既然本文把大学知识生产视为一种生产活动，那么中国大学知识生产的核心问题同样是生产方式。换言之，中国大学知识生产力的低下背后的真正原因就是生产方式出了问题。对大学知识生产方式展开研究可以让我们看清中国大学知识生产问题的实

^①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 10%，三大瓶颈梗阻：<http://www.southcn.com/tech/news/200501121412.htm>。

^② 参见刘明《学术评价制度批判》，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姚国华：《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海天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14 页。

^④ 郝柏林：《老老实实做研究》，《科技导报》2006 年第 1 期。

质，从而找到更合理的变革路径。

综上所言，本文将运用生产方式这个核心概念，撇开繁茂芜杂的枝叶和纷乱错综的细节，以捕捉大学知识生产的主干并立足于使其不断生长和开花结果的土壤。分析大学知识生产方式内涵、特性、历史轨迹以及演变机制并以此来关照中国大学的现实困境将是本文的主要问题。

第二节 研究意义

大学知识生产的研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因此，研究大学知识生产方式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应该说，包括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在内的各个学科对于知识生产问题进行了相当多的理论探索，尤其是科学哲学直接探讨了知识生产方式的内涵以及演变，但是这些方面的研究却较少专门关注大学这个特殊场域，只是在一般意义上探讨知识生产方式。伯顿·克拉克也曾指出过，在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研究的专著中，几乎没有提到大学，更是没有提到过广义的高等教育系统。^①但另外，虽然高等教育学界对于大学知识生产问题已有众多研究，但更多只是简短的评论，仍然缺少专门的理论研究，对大学知识生产方式这个关键问题更是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陈洪捷在《论高深知识与高等教育》一文中说道：“高等教育无论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还是作为一个学科，似乎对高深知识并不关心。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50 年》一书汇集了从 1949—1999 年中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及论文目录，其中研究的问

^① [美] 伯顿·R. 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观点》，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 页。

题从原理到课程与教学，从管理到经济与财政，从改革与发展到德育，以及国际化比较等，但几乎没有涉及高深知识问题。”^①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研究可以在这两部分理论之间架起桥梁，扩展大学知识生产研究的理论内容和空间。

研究大学知识生产方式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能够解释实践。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大学知识生产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希望它成为社会的“知识生产中心”，要满足人们的如此厚望，大学必须加强自己的知识生产工作，提高知识生产能力。另外，市场化和全球化时代使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大学知识生产亦受到外界更大的影响。面对这些新问题，大学如何提高知识生产能力，这不仅是理论研究必须关注的问题，更是实践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研究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内涵、特点、历史演变、发展机制等问题在一般意义上可以指导大学的发展。而且知识生产问题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更具有特殊意义。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大学正面临着一场“知识生产危机”，如何走出危机是每个关心大学发展的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既然生产方式是大学知识生产的核心问题，那么中国大学知识生产的危机实际上也就是变革生产方式的问题。因此，通过研究清楚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内涵以及演变的机制，将是实现中国大学良性发展的前提。

第三节 文献综述

关于知识生产方式以及大学知识生产方式这一论题，有众多的学者进行了论述，涉及知识论、知识社会学、科学技术社会学

^① 陈洪捷：《论高深知识与高等教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年第4期。

以及高等教育学在内的不同的学科领域。这些领域对知识生产的研究，为我们系统分析大学知识生产方式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

一 知识论的研究

“知识论”是有关知识的理论，即对什么是知识作出分析与说明。在西方哲学中，古代与近代的哲学家们有关知识论的研究主要是从人的认识能力的角度进行考察的。这种意义上的认识理论，用康德的经典性表述来说，是研究有关认识的“起源、范围及其客观有效性”。^① 知识生产方式就是“认识方法”，即“如何发现正确的认识方法以保证高效地获得正确的知识？”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上。

西方知识论的传统肇始于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知道自己无知”，意思是说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因为我们是无知的，所以就要去求知。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开西方哲学之先河，将哲学的发展转入了知识论的轨道。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下，柏拉图把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即作为感觉对象的世界和可知世界即理念或概念世界。前一个世界中只能获得不确定的意见而后一个世界中获得的才是真理即理性知识。在对话《美诺》中，柏拉图区别了“正确的意见”与“知识”之间的区别。柏拉图则在《泰阿泰德》中给出回答，并试图“把许多类别的知识归之于统一的定义之下”。这就是西方知识论文献中所说的知识的“三元定义”或称之为“柏拉图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中，知识被看作是一种确证了的、真实

^① [德]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74页。

的信念，也就是说，知识是由信念、真与确证这三个要素组成：（1）命题 P 是真的；（2）S 相信 P；（3）S 的信念 P 是确证了的。因此，在传统知识论看来，当且仅当以上三个条件都得到满足时，我们才能说“S 认识（know）P”。^① 这一定义是西方传统知识论中的经典定义。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求知上升为人的本性的高度，他认为人类本性上所具有的好奇心驱使人类对事物进行发问，继而寻求解答，于是就形成了各种知识。亚里士多德还发展了形式逻辑，即三段论式的推理。

这一时期的知识论主要是以本体论的形式出现的，它从探讨万物的本原开始，逐渐深入到人和世界即主客之间的关系。知识论带有直观性、朴素性、总体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哲学家对知识的研究还主要局限于纯思辨式的探索。但是古希腊时期的知识论对后世哲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中世纪经院哲学基本沿袭了这种传统，比如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

近代知识论创始人是培根和笛卡尔。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他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笛卡尔认为哲学追求的是知识。哲学的根本使命是澄明知识的前提，从而除去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的各种伪知识，使真正地明白而清晰的知识得以发展。为此，他倡导一种普遍怀疑的方法即“我思故我在”。

知识论在近代分成了两派：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一派肯定只有人的理性才能获得可靠的知识，而另一派却否认任何先验的观点和范畴，认为人的知识都是来源于感觉经验。虽然两派有许多不同点，但是之间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都将知识与真理联

^① 参见陈嘉明《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1 页。

系在一起，强调主客两分，都有一种非历史的认识论倾向，知识一旦获得即为终极的不需怀疑的知识。所以波普尔说它们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①

康德和黑格尔是知识论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们把这种哲学体系化了。比如康德不否认感觉经验在知识构成中的作用，认为我们所有的知识都不能超越经验，但这些经验只是提供了知识的材料，他们是否构成可靠的知识依赖于非经验而来的“先验范畴”和“分析判断”。黑格尔还创造了一种新的逻辑——辩证逻辑。形而上学在他们这里已经发展到了顶峰。正如 19 世纪的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总结的，西方人类理智的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与科学阶段。^② 第一阶段诉诸主观的臆测；第二阶段主要是诉诸形而上学的抽象；第三阶段主要是观察和归纳。此后逻辑实证主义成为知识论的主流，科学的认识方式取代了形而上学的思辨。科学被视为理性和进步的典范。

上述传统的认识论的研究视角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发现知识生产的认知结构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该视角只是对知识生产活动的一种极其简单的刻画。因此，在 20 世纪中叶之后，对这种简单图景的批评反思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代表的流派有实用主义、后实证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

实用主义的知识概念不再将知识与主体的理性联系在一起，也不再将知识与客体的属性联系在一起，而是将知识看成是一种行动的“工具”，因此也被称为工具主义的知识概念。作为一种

^① [英]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 页。

^② 参见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1 页。